逃亡流浪 流浪逃亡

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生活纪实

霍本田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ISBN 978-7-80680-641-8
9 787806 806418 >
定价：32.00元

逃亡流浪 流浪逃亡

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生活纪实



霍本田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逃亡流浪 流浪逃亡：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流亡生活纪实/ 霍本田著.—西安：太白文艺出版社，2008.9
ISBN 978-7-80680-641-8

Ⅰ.逃… Ⅱ.霍… Ⅲ.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Ⅳ.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8）第131368号

逃亡流浪 流浪逃亡
——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流亡生活纪实

作　　者　霍本田著
责任编辑　曹　彦
封面设计　高　磊
出版发行　太白文艺出版社
（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）
E-mail:tail:tbyx802@163.com
tbwyzbb@163.com
经　　销　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　陕西瑞升印务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　787毫米×1092毫米　1/16
插　　页　2
字　　数　300千字
印　　张　18印张
版　　次　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　　号　ISBN 978-7-80680-641-8
定　　价　3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邮政编码 710077

目 录

卢沟桥的枪声 / 1
韩复榘的“精彩”言行 / 3
离开济南 / 5
穿草鞋的兵 / 6
逃难到信阳 / 8
鸡公山 / 9
登上了一艘流浪中的诺亚方舟 / 11
住进东北中学的第一夜 / 14
韩复榘在鸡公山出殡 / 16
二月份的鸡公山 / 17
第一天上课 / 19
国立东北中学成立了 / 20
颐庐的歌声 / 22
听冯玉祥将军讲演 / 23
蒋委员长来到鸡公山 / 25
一次抬送伤兵的活动 / 26
金兰谱 / 27
永远送别了母亲 / 29
别了，鸡公山 / 31
奔向武汉 / 33
第一次目睹空战 / 34
武汉的献金运动 / 35
大智门车站看日本俘虏兵 / 38
陈嘉庚球鞋 / 40
挥霍的觉醒 / 42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位值得尊敬的好同学 / 43
在保卫大武汉的歌声中做着离开大武汉的准备 / 46
《中国的空军》月刊 / 47
国立东北中学在武汉招生 / 50
再见吧，武汉 / 52
洞庭湖 / 53
湘潭印象 / 56
桃花坪 / 57
新市场和竹林遗居 / 60
学习游泳热潮 / 62
张泰仪之死 / 64
离家后的第一个中秋节 / 65
一次滑稽的失窃 / 66
匪氛盗影 / 69
匪首俨然座上客 / 71
桃花坪的集市 / 72
目睹持刀杀人惨剧 / 74
又要迁校了 / 76
迁校前的准备 / 78
两挺机关枪的买路钱 / 80
别了，桃花坪 / 81
资江水碧，百舸争流 / 84
烟溪一瞥 / 86
船居的苦和乐 / 88
雪中送炭巧发棉衣 / 90
雪峰山、十八渡 / 92
底庄的恐怖之夜 / 94
溆浦，伟大诗人屈原流放的地方 / 96
感人的珍贵友情 / 98
溆浦县的民众教育馆 / 100
在溆浦过春节 / 102

记陈遐龄老将军 / 105
补课记事之一 / 106
补课记事之二 / 111
春到辰溪 / 114
辰溪的“大房”何其多 / 116
辰溪的“天桥” / 118
山城的雁爪鸿泥 / 120
乘卡车离开辰溪 / 123
湘西重镇——芷江 / 124
治乱世，用重典 / 126
难民收容所 / 129
两次轰炸　死里逃生 / 131
逃离芷江 / 133
湖南省鼻子尖上的县——晃县 / 135
孤　独 / 136
江边的新坟 / 139
墟里上炊烟——记晃县老城 / 140
走出湖南 / 143
奔向贵州 / 145
驰向贵阳途中 / 147
轰炸后的贵阳市 / 149
贵阳城墙和清澈见底的南明河 / 152
壮丁和新兵 / 154
看话剧“凤凰城” / 156
篮球赛和苗族歌舞 / 157
向乌江渡口进发 / 159
大后方的司机群体 / 162
惊险的乌江渡 / 163
遵　义 / 165
风雨娄山关 / 167
夜宿松坎 / 168

向重庆进发 / 170
马家店一瞥 / 172
重庆大轰炸始末之一　日本的疲劳轰炸 / 174
重庆大轰炸始末之二　雾重庆 / 176
难忘的“七七”抗战两周年 / 178
长江上的第一天航程 / 180
赤脚踏步在长江岸上 / 182
船老板的坏心眼 / 183
美丽的江城——江津 / 185
纤夫生活记略 / 187
泸州反思 / 189
沱江三日行 / 191
向静宁寺最后冲刺 / 193
静宁寺溯源 / 195
进住静宁寺 / 197
校外环境一览 / 199
宝林禅院 / 201
新学年开始了 / 203
流亡者的灾星——蚊虫 / 205
日本飞机轰炸自流井 / 206
新学年，新气象 / 208
编班后的新朋友王大牛 / 210
甘二姐和关三娘 / 214
王木匠和风雨操场 / 216
三青团进入了东北中学 / 218
最后的学潮 / 220
学校解散后的遭遇 / 224
成都见闻 / 228
北行道上 / 230
初到潼川 / 232
国立东北大学在三台 / 234

兴奋、惶惑与不安 / 236
潼川的古风流韵 / 238
一名东北大学女生被奸杀的悲剧 / 241
金教授找到了失散四十年的亲人 / 243
盲夫靓妻——潼川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/ 245
柳林滩的水利工程 / 248
江行见闻 / 250
沙坪坝 / 252
战时首都一瞥 / 253
流亡学生赶考难 / 256
三十天为人师表 / 258
川东重镇——白沙 / 261
又一次邂逅冯玉祥将军 / 263
从川陕公路北上 / 266
北行川陕道上 / 268
发生在城固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/ 271
我来到了大西北重镇——西安 / 273
逃难和青年从军 / 275
日本出人意料突然投降，八年抗战胜利结束 / 278

卢沟桥的枪声

1937年7月7日，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枪声终于在卢沟桥打响了。有如一声惊雷迅速传遍了中华大地，压抑在人民心中的愤怒与郁积，一下子暴发成了全民欣喜的抗战狂潮。农工兵学商，东西南北中，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阶层、每一个人，无不为中国军人敢于保卫国土、敢于面对强敌、敢于和日本人拼死一战而心花怒放。大家喜形于色奔走相告，全国人民的爱国精神表露无遗。当时一般人的想法还比较幼稚，不知道敌我形势及抗战的艰难，认为四万万人的中国打七千万人的日本，只要同仇敌忾万众一心，就一定能打败日寇取得胜利，所以人们每天都围坐在收音机旁，等候前方大捷的好消息。一听到有胜利的报道便，欢呼雀跃难以自已。有一次传来我军攻克廊坊的消息时，西瓜摊上的一个伙计正在吃西瓜，竟高兴地把西瓜抛向空中，任它掉在地上摔个稀巴烂。

当时我还是个在济南读初中一年级的学生，那时的济南是日本人与中国人杂居的城市，几乎每条街上都住有日本人和他们开设的小商店，无一不出售海洛因、白面，是毒品的主要供应点。当时山东军阀韩复榘禁毒还是很严厉的，执法队天天在街上巡逻，见到抽白面的人就抓，见到面黄肌瘦满脸烟容的人就搜身，搜出白面后把人带走，有的人甚至几天后就被枪毙。因为韩复榘为镇压反对力量每个星期六都要枪毙人，如果没有其他犯人可毙，就拿这些白面客充数，坐上“8”号汽车，拉到南坡刑场枪决。但这些执法队都只敢在日本商店附近转悠，不敢进店搜查。有时烟鬼进店买毒品时被执法队盯上了便躲在店内，由日本人出来望风，待执法队离去便招呼烟鬼溜走逃命。

济南是一个被日本兵洗劫屠杀过的城市，1927年北伐时发生的五·三惨案，仅市区内被日军枪杀的市民就有一万多人，老百姓对日本人恨之入骨，每年五月三日，山东的机关学校都放假一天作为国耻日，纪念无辜的死难同胞。

我在济南读小学时学会的第一个童谣便是“日本鬼儿喝凉水儿，打了罐子赔了本儿。坐火车，压断腿儿，坐轮船，沉了底儿，上前线，挨枪子儿。”中国小学生在街上碰见日本小学生必定打架，往往是人多者胜。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到胶济铁路上去玩儿，在一个水塘边看见一个戴着白凉帽的日本小孩在钓鱼，身材和年龄与我俩相仿，两个打一个肯定不会吃亏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便走过去一脚把他的鱼桶踢到水里。日本小孩大声哭了起来，我俩还没来得及动手，从不远处便走来一个戴着草帽，敞着怀、手里拿着根皮鞭子的彪形大汉，气势汹汹地来向我俩兴师问罪了。正当他举起皮鞭要抽打我们时，幸好有一个身着黑制服的中国警察走了过来，等他了解情况后便对那人说：“算了吧，都是中国人。”那人还不答应，说是回去没法交代，警察一面劝解，一面用眼色示意我们快走。我俩便跑步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，躲过了一顿打。

山东人爱听山东快书，那时还没有快书这个名称，都叫“说武老二的”。商埠的大观园有个“说武老二的”很有名，地摊前经常围满了人，大人小孩都爱听。他说话很粗俗，不让女人听，有女人过来就轰走。他每次说大段的武老二前总要说一个短的开场引子，内容十之八九是骂日本人。我现在还能记得的一个引子是：“说了个鸡巴赛凶神，日崩日崩要日人，南清宫日过八千岁，太师府日过老庞文，日本鬼子日死七八个，吓的英国关了门。”粗是粗了点，但也说明了老百姓对日本人恨之入骨，随时都想咬他几口，骂他几句。

当中国人为胜利欢欣鼓舞时，济南的日本人都看不见了，商店也关了门，日本小孩也不敢在街头寻衅打架了，全都躲在家中。虽然日本人住宅区内旗杆上仍然飘着布制的大鲤鱼，说明这里还有日本人，还新出生了一个男孩，但已看不见身着和服脚踏呱嗒板在街上走来走去的日本男女了。

济南又成了中国人的天下，人们一个个喜形于色，奔走相告，传送着捷报。天一黑，人们便聚集在大商店门口，聆听着收音机播出的最新战争消息。那时收音机面世不久，一般家庭都还没有，只有大商店才有，一堆一堆乘凉的人群，手挥蒲扇坐在经二路大商店门前的地上，等候着晚上的广播，成为谈论抗战拥护抗战的一个新的景观。一个小小的战斗消息，小小的胜仗，都会引起一阵阵欢呼。中国人真的太棒了，人们的爱国心表露无遗，全心全意地支持着正在开始的抗战，虽然这场战争会给他们带来什么，会要他付出什么，他们并不知道，但这个时刻人们只觉得开心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韩复榘的“精彩”言行

平津沦陷后，济南的抗战气氛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，原因是不愿当亡国奴的平津学生一批批逃出北平和天津，乘坐外国轮船从天津绕道青岛来到济南，并成立了平津同学会，一方面联系接济日后从平津陆续逃来的学生，一方面也在济南开展了抗战救亡宣传活动，在火车站和繁华的街道上，许多学生现身说法开展街头讲演，以目睹的事实控诉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和中国军队的英勇牺牲。这些街头讲演，大大鼓舞了群众的同仇敌忾和抗日决心，当地的学校也开展了慰问平津学生的活动，在济南市把抗日宣传搞得如火如荼。

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卢沟桥事变后，也表态要坚决抗日，还多次召见平津同学会成员并发表讲演，对平津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慰问和支持。在济南关于这位“韩青天”的笑话早已闻名遐迩，这次对平津学生的讲话又传出了新的笑料：什么你们都是大学生，是科学科出来的，化学化出来的，我没念过书，是从枪杆掳出来的。又说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，我举双手赞成，只有一条有保留，那便是行人靠右边走，人人都靠右边走了，那左边留给谁走呢？

韩复榘独霸山东十年，比起他的前任张宗昌看来是好了不少。张宗昌只知道印军票、刮地皮，人称一问三不知：一不知自己有多少兵；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；三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。韩复榘是西北军冯玉祥的老部下，虽然在中原大战时被蒋介石收买，背叛了冯玉祥，但在山东省当上主席后，主观上还是想把山东治理好，以便省主席可以长远当下去，所以也做了些实事。比如开辟商埠、发展工商业、修筑柏油马路、开办自来水厂等，使济南成为华北第三大城市，社会治安也比较良好。但韩囿于没有文化，相信旧小说中的微服私访，也常常穿上便衣走街串巷。有一天在一间破房子外面，看见一对老夫妇在吃力地推磨磨面，累得大汗淋漓，老头子实在推不动了，便

趴在磨上无奈地说，要有条小毛驴该多好啊！第二天韩复榘即买了条小毛驴让人送去。惊喜过头的老夫妇得知是韩复榘送给他们的礼物时，感激地喊出了："韩主席真是青天大老爷呀！"从此后，韩复榘也就以青天大老爷自居了。

还有一个比较近乎真实的传说是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是明清时的巡抚衙门，院内有一个金线泉，是济南七十二泉之一，颇有盛名，只因地处官府院内，一般人虽心向往之却不敢问津。有一天，省高中的几个学生不知天高地厚，兴致勃勃要看这个金线泉，被军警挡在门外，双方争吵起来。一个学生天真地说：我们是山东的主人，也就是这里的主人，为什么不能看看自己家里的东西呢？门卫不懂这套学生腔，立即加话说：你们是这里的主人，那主席算什么呢？学生答道：主席是人民的公仆，是给人民办事的。双方的吵吵嚷嚷，正好被大楼内办公的韩复榘听见了，问清原因后便把那几个学生叫了进去并反问道：你是主人，那主席是什么呢？天真的学生仍回答：主席是人民的公仆，是伺候人民的。韩复榘一听勃然大怒，大喝一声：去你妈的！顺手一个耳光扇了过去，叫来卫兵把这个学生押了下去。但他静下来思考后，韩复榘似乎悟通了这个道理，便把中学校长叫来，要当面向学生道歉并让学生也打他一个耳光。学生经这一番折腾早吓傻了，哪里还敢说什么，倒是校长反复地表示：主席教导学生是对的，学生怎敢打主席。最后韩复榘想出个折中办法，捐出了一千块大洋，给学校办个图书馆，把这件事了断了。

当时韩复榘拥有三个整编师和一支八千人的手枪旅再加保安团队，约有近十万人的队伍。在全民抗战的洪流中，本可以在保卫山东时和日本人拼上一阵的，无奈私欲作祟，在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的威逼利诱下作了妥协，相信韩如果打，会被一举全歼成为光杆司令；如果不打，把部队带到后方，还可以凭实力占地为王，仍做一路诸侯。

最后韩在日军进攻山东时，临阵脱逃，把山东拱手让给日本人，落了个被军事法庭审判枪决的可耻下场。

离开济南

“八一三”上海开战后，全面长期的抗日战争已成定局。父亲决定先把我送回河北磁县，因为我们全家正住在磁县城内。他希望我在当地就读，等待着战局的发展，再考虑全家的去处。父亲是一位成功的棉花商人，在济南商埠经四路、纬六路开有“义中花行”，有职工四五十人，占地半个街区，经营着从华北各地收购的棉花，再打包销往上海、青岛的纺织厂，并在上海、青岛、张店等地设有分号，生意兴隆，收入颇丰。后来又把商业资金用于工业开发，在河北马头兴建了一个轧油厂，从美国购买设备，并从上海请来技师安装。但还没有开工生产，日本人就打来了。

父亲在济南还有一个故事，对我也有一定影响。1927年济南发生“五三惨案”时，父亲正只身在商埠街上行走，迎面碰见了见人就杀的日本兵，情急之下扭头就跑向一个小胡同，正好有一面矮墙，便攀爬上去跳入一家院内，躲过了日本兵的追杀。院内住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和一个女仆，见状收留了父亲，好心地让他躲藏家中，直至街上平静才让他离开。由于感激，父亲事后备礼往谢，遂和这个女人结了不解之缘。这位妇女名叫李之茹，山东高唐人，生平很坎坷，因为容貌姣好，十八岁时便被土匪抢到山上做了压寨夫人。几个月后官兵剿匪，一个团长打死了土匪，就把她作为战利品带回济南当姨太太。数年后团长因病死亡，给她留下一笔钱和几幢房屋，她便一个人在济南生活着。后来便和我的父亲同居了，并把她的一部分钱投入了父亲的生意里。她没有孩子，父亲便在我七八岁时，把我从老家安阳带到济南跟着她过，管她叫妈。记得1931年我第一次见到她时，便给了我十块银元作见面礼。六七年的共同生活，她待我不薄，至今仍心存感激。

由于平津的陷落，济南成了唯一能把旅客送往大后方的中转车

站，乘客陡然增加了很多，不过秩序还很好，不像后来日本兵打到黄河北岸时，人们惊恐慌乱地挤车，从窗口往车厢钻，连车顶上都坐满了人的大逃亡相。

要离开济南了，心中还真有些恋恋不舍。火车准时开动了，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准时停过。运兵车一列一列不停地北驰，遇运兵车，任何列车都要停下来让兵车先过。因为前方吃紧呀，旅客心中再烦也很理解。车到徐州后因为要换乘西行的列车，在车站耽误了三四个小时，车站内外到处都是身着黄色军装的军人在进进出出。我突然发现一个军官腰带后面的“成仁剑”柄上竟是“蒋中正赠”四个大字，而我多年在山东看到的剑都是“韩复榘赠”，当时我幼小的心灵开始明白了，穿黄军装的是中央军是效忠蒋中正的，穿灰色军装的是山东地方军，是效忠韩复榘的。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。

西行列车在陇海线上仍然是慢吞吞地向前挪动，一天后到达郑州，过黄河时车速极慢，但那座老黄河铁桥仍摇晃不已，两岸黄沙漫漫一片荒凉，只是两岸的站台附近，都站满向乘客兜售草包的农妇，手里拿着用麦草手编的粗糙小包，并且染着刺眼的蓝色和红色，乡土气十足，价钱却很便宜，一两角钱一只。

离开济南两天两夜后，我终于到达了这个冀南小县——磁州，县城处在湿地包围中，分布着许多小湖泊，有五湖四海之称，从车站坐上了黄包车，进城后顺着芦苇丛生的西海边走，拐了一两个弯便到了东湖路我的家门口。离家六七年后，我这个游子终于又回到了家中，和全家团聚了。

穿草鞋的兵

我转学到河北磁县的县立中学，开始走读，后来为了上晚自习方便，又搬到学校的学生宿舍去住，大宿舍，睡通铺，设备很简陋，学生大都是从乡下来县城读书的，生活很俭朴，但上课上自习都很认

真。当时平汉线上的战事暂时趋于平静，学校的教学工作仍十分认真地在进行，似乎还感觉不到战争的临近，只是每天都看到带有膏药旗的日本双翼侦察机在磁县上空盘旋。飞机飞得很低，可以清晰地看见戴着航空帽和航空眼镜的日本驾驶员，他们有时故意顺着大街飞得很低，翅膀还不停地左右摇动，让人们看清楚他那张冷漠的脸。这时街上的行人吓得东躲西藏，但也还没有丢过炸弹。

县立中学位于城北的滏阳河边。这是一条从太行山下流来的清清河水，鱼虾很多，下课后常有不少学生在此垂钓，每有所获。离此不远便是平汉铁路上滏阳河铁桥，运兵车日夜不停，隆隆声既影响晚上的睡眠，也影响着白天的上课，但大家都已习以为常，只盼望大批军队运往前方，迅速阻挡日本军队的进攻。

抱着这份盼望胜利的心情，同学们晚饭后都要到滏阳桥边去看兵车，看到一列列运兵车驰过时，便纷纷议论着哪一列车是穿黄军装的一定是中央军，哪一列是穿灰军装的可能是四川或广西的地方军。因为那时全民抗战已经开始，在全国统一战线的努力下，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，各地方势力都卷入了这个全民族抗战洪流，纷纷把他们的地方部队派往前线，抗击日本侵略者。四川的刘湘、刘文辉、广西的李宗仁、白崇禧、云南的龙云、广东的陈济堂、青海的马步芳、宁夏的马鸿奎，以及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冯玉祥旧部，都先后走上了抗日的战场，为祖国的存亡洒血疆场。这众多的部队虽然也是挂着全国统一的军队番号，其实各有其主，根本不听中央的，现在大敌当前，终于统一到全民抗战的洪流中，在统一指挥下形成了真正的全民抗战新局面。

有一天我们晚饭后散步到滏阳桥边时，看见了一辆运兵车停在铁路支线上，士兵们正纷纷地跳下闷罐车透透气，有些士兵下到河边用军用水壶灌水，并在河中洗起脸来，我突然发现这群穿着汗渍绿军装的小个子士兵都赤脚穿着草鞋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草鞋，觉得很奇怪，便好奇地站在旁边看，看他们在河水中拧毛巾擦身和穿着草鞋涮脚。这是一群很年轻的士兵，黑黑的大眼睛显得很机灵，他们之间有说有笑，只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。有人说他们是广东兵，正在紧急向前方开拔去支援浴血抗战的二十九军。我不禁对这些年轻、快乐的面孔产生了敬意，他们很快就要开到前方，勇敢地和侵略军日本强盗对垒，用血肉之躯捍卫国土，我站在路边看着他们的活动，脑海里却一直遐想着他们正在炮火下向敌人冲锋，用刺刀刺向日本兵的胸膛，他们短小精悍，聪明伶俐，一定能以巧取胜，战胜日本兵。即使不幸

战死，也是为国捐躯，流芳百代……

军列又准备开动了，士兵们又纷纷地挤上了闷罐车，当列车在突突声中慢慢启动时，站在车门口的一群士兵向我们挥手并高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……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一种悲壮的情绪感染了我，在此国家与民族危亡时刻，眼前的这一车年轻的士兵正在以血肉之躯，构筑新的长城，他们来自天南海北，远离家乡和父母，他们的爱国精神、牺牲精神是不朽的，应该得到人民的尊重和怀念。

逃难到信阳

1937年10月底，风云突变，日军从保定向南进攻到石家庄，冀南各县已岌岌可危，暂时安定了几个月的校园也充满了紧张气息。乡下来的学生，大都已回至乡下去，校园内显得很冷清，晚饭后也不再有学生拿着小竹竿，坐在河岸上清闲地钓鱼了。兵车仍在不分昼夜地源源北上，但大家已对能否顶住日军没有信心了。这时我们全家已从磁县搬回彰德老家，匆忙地收拾一下后，便举家乘车南下逃往信阳了，临行前托付一位亲友，请他从磁县把我带往信阳。现在我已记不住那位亲友是谁，只记得我空手跟着他挤上了一列南行的列车，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两天一夜，小腿被碰破了一大块皮，并且发炎化了脓。

信阳地处淮河上游，是河南省南部重镇，也是富饶的鱼米之乡，由于离前方较远，还是一片升平景色。只是经常有敌机飞过，所以常常要跑警报。这里的学校较多，抗日救国的宣传也很普遍，我还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了“放下你的鞭子”等街头剧和枪毙放信号弹的汉奸。那时，只要敌机临空，便有汉奸放信号弹指示轰炸目标，老百姓对放信号弹的汉奸恨之入骨，枪毙汉奸也是大快人心的。

我家在信阳东门外，一条直通火车站的大街上，租了一个棺材铺的后院作为临时住宅。包括五间住房和一个单独小院，但进出都要穿过棺材铺，当年年底时，棺材铺住进了一队穿黄呢制服的士兵，约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